



劉天蘭

Liu Tien-lan, Tina

形象指導、服裝造型總監
演員、歌手、寫作人、跨媒體創作人
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副會長（2011年至今）

個人經歷

▲ 劉天蘭（Tina Liu），出生於香港，祖籍四川成都。

中小學就讀於聖保羅男女中學，後於加拿大溫哥華西門菲沙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攻讀大眾傳播及電影課程，1970 年代末期回港後，展開其一連串豐盛的演藝及形象事業。

在演員、歌手、電影副導演、電影及演唱會服裝造型總監工作外，劉天蘭曾任香港《號外雜誌》執行編輯、Esprit de Corp(Asia)有限公司形象總監、黑白唱片公司執行董事、Romano時裝公司總經理、香港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之藝員形象指導、亞洲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之藝員形象總監、台灣超級電視台形象顧問及香港新城廣播有限公司精選 104 台長、2007 年特殊奧運會開幕禮形象總監(上海)、Tina's Choice 時尚配飾創辦人及執行董事等要職。

她將自己的品味和形象設計專業靈活運用於多元領域之中，四十餘年跨越台前幕後源自電影、電視、電台、音樂、舞台、出版、時裝零售及形象培訓之深厚經驗，使她成爲香港形象界的殿堂級人物，被媒體譽爲「元祖形象教母」、「形象聖手」。1980 至 1990 年代，她爲《號外雜誌》設計的封面系列，及《號外衣架》時裝特輯作品，更成爲一代香港的時代文化印記。

劉天蘭的電影工作始於 1979 年參與演出于仁泰、陳欣健執導之《牆內牆外》。1980 年，她成爲蕭芳芳監製、許鞍華導演作品《撞到正》的執行製片及演員，並於 1981 年擔任了譚家明導演電影《愛殺》的副導演及演員。1982 年，她在完成徐克導演的《鬼馬智多星》副導演工作後，跨界至雜誌、時裝、唱片出版等領域。直至 1987 年，她首次出任鍾志文導演之《中華戰士》的造型顧問，爲主角楊紫瓊、盧冠廷等設計服裝造型，此後一直活躍於電影服裝造型工作至今。此外，她還擔任了 2002 年第 21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製作總監、2011 年第 30 屆及 2020 年第 39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特刊創意形象總監。2018 年，她出任了香港電影發展局之創意香港推廣電影新演員計劃《星。勢。力》的項目及創意總監。

劉天蘭自 2011 年起任香港電影美術學會(HKFAA) 副會長，她亦是香港職業訓練局榮譽院士、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顧問，曾任香港演藝人協會(HKPAG) 副會長、秘書長及名譽理事(1995-2007)、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近年她不遺餘力地推動着香港電影美術與服裝造型設計的推廣、教育及傳承工作。

■ 參與電影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1979 年	《牆內牆外》(導演:于仁泰、陳欣健)	演員	續續電影公司	香港
1980 年	《撞到正》(導演:許鞍華)	演員、執行製片	高韻有限公司	香港
1981 年	《愛殺》(導演:譚家明)	演員、副導演	大焯投資公司	香港
1981 年	《撞板神探電子龜》(導演:黃志)	後期製作	嘉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1982 年	《鬼馬智多星》(導演:徐克)	副導演	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	香港
1983 年	《投奔怒海》(導演:許鞍華)	宣傳	青島影業公司	中國大陸
1987 年	《中華戰士》(導演:鐘志文)	主角楊紫瓊、盧冠廷等造型顧問	德寶電影公司	香港
1987 年	《異鄉故事》(導演:黃華麒)	電影歌曲主唱	德寶電影公司	日本
1988 年	《鬼猛腳》(導演:洪金寶)	演員	寶祥影業有限公司	香港
1997 年	《初戀無限Touch》(導演:馬偉豪)	演員	金馬娛樂有限公司(香港)	香港
1997 年	《我愛廚房》(導演:嚴浩)	男主角羅家英 反串形象及儀態顧問	嘉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1998 年	《生死戀》(導演:陳國新)	形象指導	天下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
1999 年	《三條人》(導演:Chris Doyle 杜可風)	服裝及形象指導	SKY PerfecTV ! TimeWarp Inc.	日本 香港
2011 年	《東成西就 2011》(導演:劉鎮偉)	服裝及造型總監	大地時代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 發行工作室(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金菲林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凱視芳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2 年	《控制》(導演:畢國智)	服裝及造型總監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星藝映畫有限公司	香港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2012 年	《37》(導演:陳國新)	造型指導	星美傳媒集團有限 美納影視有限公司 香港電影發展基金	中國大陸 香港
2013 年	《完美假妻168》(導演:劉鎮偉)	服裝及造型總監	深圳市瓏藝影視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6 年	《寒戰II》(導演:陸劍青、梁樂民)	演員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萬誘引力乙有限公司	香港
2017 年	《以青春的名義》(導演:譚惠貞)	演員	香港電影發展基金 創意香港	香港
2019 年	《在乎你》(導演:畢國智)	造型指導	青年電影製片廠 合悅集團 承華傳媒(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啟泰遠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博集工作室有限公司 國廣東方網絡(北京)有限公司 東京放送服務株式會社 晟帝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	日本 中國大陸

訪問文稿

張西美：天蘭，服裝指導其實好像只是你所有工作中很小部分，你在做服裝指導之前做過很多電影崗位，可不可以和我們介紹一下你做過的崗位？

劉天蘭：電影的崗位嗎？演員、製片、副導演，主要是這三個崗位，如果是電影的話。

張西美：你很早期已經和許鞍華、譚家明甚至徐克合作過，所以你應該對電影有很多不同的經驗才去做服裝指導的。可否這樣說，就是因為這些經驗，令你看的東西和一般入行就做美術或者服裝（的人）很不同，你自己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劉天蘭：我沒有比較過，因為我就是我，我不知道別人是怎樣，但是我自己看自己，其實我似乎是有比較豐富一點的體驗才開始去做服裝指導的。因為我第一部做服裝指導的電影是 1987 年，但是我（第一次）拍戲是 1978、79 年¹，對吧？雖然拍的數量不是很多，比較活躍一點是在八零年代初期。

做服裝指導的時候會很自然想起，如果自己身為演員會有甚麼感覺？或是電影製作的過程，以及現場那些經驗，也會從腦筋裡跑出來，會明白這件服裝可能會是這樣的，也可能會是那樣。也許因為有不同崗位（的經驗）……對了，我還做過製片，管過預算，預算上的那些事情我也會很緊張，所以做服指的時候，我也挺有效率的，未試過超標，沒有說不夠錢用。

張西美：你也同時兼任了很多工作，包括在《號外》做過很多造型，那個經驗和做服裝指導有沒有些甚麼交流呢？

劉天蘭：有很大關係的。我想人家找我做電影，其實也是因為我有若干年做《號外》雜誌的封面和時裝大頁，或者 Styling（造型）方面的根基，那是我的基礎。如果算年份的話，我是 1980、81 年左右進了《號外》做執行編輯。那本雜誌在 1982 年有了一次很大的轉變，是美術上的大改革，從尺寸大小至所有的平面設計都轉變了，由施養德²先生設計。那本雜誌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因為聚集了一班人，那班到底是甚麼人呢？創辦者有陳冠中³、鄧小宇⁴、胡君毅⁵。鄧小宇就有個好朋友叫張叔平，還有個岑建勳⁶是電影界的，我們聚在一起要將一本雜誌 revamp（翻新）。其實也沒甚麼預算，所以就呼朋喚友拜託大家來幫忙，於是鄧小宇叫了張叔平來幫忙，幫（雜誌）拍攝封面等等，做 Art Direction（美術設計）。大家在談的時候就說，找了個朋友（來拍封面），

¹ 劉天蘭第一部做服裝指導的電影為 1987 年上映的鍾志文導演之《中華戰士》；第一次參與電影工作是在 1979 年上映的于仁泰、陳欣健導演之《牆內牆外》中擔任演員。

² 施養德：香港印刷媒體「養德堂」出版集團創辦人，是香港第一代廣告創作人，知名雜誌出版人，鼎盛時期曾創造一個月出版三十二本雜誌的傳奇記錄。施養德亦是藝術家、設計師、作家及收藏家。

³ 陳冠中：1952 年出生於上海，1956 年移居香港生活。赴美國留學回港後曾任職 *The Star*（《星報》）記者一段時間，於 1976 年聯同邱世文、鄧小宇、胡君毅創辦了生活潮流月刊《號外》，並擔任其出版人和總編輯共二十三年。此外陳冠中自 1981 年開始創作劇本，曾監製或策劃十多部香港電影，為香港電影導演會創辦人之一。2000 年後陳冠中移居北京至今，2003 年開始成為全職作家，迄今出版了二十餘部著作。

⁴ 鄧小宇：1960 年代曾作為童星出演多部國際電影懋業和邵氏兄弟電影公司出品的電影。1976 年參與創辦《號外》，其後一直正職打理家族物流業務，業餘為《號外》撰寫文章，當中以筆名錢瑪麗連載的《穿 Kenzo 的女人》（刊期由 1977 年至 1984 年）專欄最為人津津樂道。

⁵ 胡君毅：成長於六十年代香港，曾在貨輪上當過電報員，後為《南華早報》畫諷刺漫畫專欄。1976 年至 1979 年協力創辦《號外》，並一手包辦編輯、校對、撰稿、畫插圖、漫畫畫等工作。1979 年移居加拿大後從事平面設計。

⁶ 岑建勳：1952 年出生於廣東恩平，後定居於香港，是知名的社會活動家、主持人、跨媒體人、電影人（監製、導演、編劇、策劃、投資人和演員等），同時也是香港著名的時事評論員。岑建勳曾擔任《號外》主編。

一位很漂亮的女生，因為沒有預算嘛，沒請明星，衣服是她自己的，她本身的髮型也很好，但是要拍照卻沒有人化妝，這可怎麼辦？找了一位攝影師 Raymond Suen（孫淑興），他也願意幫忙。

當發覺沒有人懂化妝的時候，我就舉手：「我懂！」我是真的懂，這是因為我以前在加拿大讀書時做兼職工作，是在一間 Makeup Studio（化妝工作室）裡為人化妝。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朋友進來，要去派對、畢業、拍照……我是在工作中被訓練到懂得為人化妝的。所以我就舉手，就這樣開始了這件事，《號外》封面（人物）的化妝，得到了一個叫劉天蘭的人來負責，同時統籌拍攝製作。

因為我是執行編輯，張叔平是 Art Director（美術指導），他負責 concept（概念），我就發揮做製片的能力，我們每個月都一起合作。預訂人手、借衣服、約時間、化妝、髮型、（借）首飾等等，大家一起合作。William（張叔平）當然很有才華，當時我們一個月要見一次面，有時半夜三更才拍照，有時會拍整個通宵，那段日子很開心。不久之後，他拍戲比較忙的時候，就輪到我自己去做。所以其實在造型那方面，每個月這樣拍兩、三輯相片，是非常好的訓練，不過就不是戲劇性的，不是電影的角色，是我們有一個 concept 想去表現些甚麼衣服，或者時尚方面想表現些甚麼。這些都是自己想的，自由度很高，那個根基幫助我後來有機會（去做電影服裝指導）⁷。

我為甚麼無緣無故就去做電影的服裝指導呢？其實也只是幫忙而已。岑建勳的德寶公司開戲，有一部叫《中華戰士》（1987），女主角是楊紫瓊，男主角有爾冬陞、吳耀漢、盧冠廷，以及有一個新人叫劉芊蒂。這部戲是講一位很會打的，（由）楊紫瓊（飾演的）女戰士（的故事），屬於動作片，發生在尼泊爾。岑建勳說：「你去幫忙做 Choo King⁸（楊紫瓊）、劉芊蒂等一些主要演員（的造型）。」我說：「好呀！」我回答得很快（笑）。

就這樣真的開始了，很有趣，因為有預算、有資源，（我）真的去了一次尼泊爾做資料搜集，購買了一些當地的布料，是有點像 Sari（紗麗）的那種，類似印度布但又不是真的印度布，是 cotton（棉）的東西。還學會了她們（當地女性）怎樣扭紮成那條裙款，怎樣穿上身，回來後就用在劉芊蒂那個角色身上，因為她飾演一個當地的少女。而楊紫瓊……其實那部戲的時代是偏向四十年代的，（楊紫瓊角色有一些）很像是 1940 年代空軍的造型，我沒有多少這方面的經驗，但是也不慌，就工作嘛。那時都已經是 1987 年了，我參與拍照（的造型工作）也很多年了，從沒怕過。所以是在有溝通的情況之下，在這部戲裡第一次做了服裝指導。

張西美：你做完《中華戰士》之後，也只是把（服裝指導）當作你眾多工作的其中之一？

劉天蘭：是的。

張西美：你並沒有說「我從此就做電影服裝了」？

劉天蘭：沒有。

張西美：你仍是保持那種心態，有興趣的項目才做？

劉天蘭：是的，我是很順其自然的，出現在我眼前而且覺得有趣的事情，我就做。

張西美：所以還包括做演員、唱主題曲？

⁷ 根據統計，劉天蘭負責或參與過六十多期的《號外》封面及時裝專輯製作。

⁸ Choo King：即 Choo Kheng，楊紫瓊初期日常英文名。

劉天蘭：我永遠都是同一時間不止做兩件事情。

張西美：簡直不可以只是做一件事情？

劉天蘭：其實要這樣看，有些我覺得是適逢其會，八零年代香港的傳播行業是真的很蓬勃，不論是電視、電影還是唱片界，即是音樂、表演、舞台、演唱會……所有事情都在發生，有很多機會，多了這些事情發生就多了機會，如果要「埋班」（組成團隊）工作，可能會多了這些可能性，我的興趣也真的很多。

張西美：時間表上，到 1997 年你有一部《我愛廚房》，其中男主角是羅家英，反串的形象是你幫忙設計的？

劉天蘭：是的。

張西美：那麼有趣？

劉天蘭：我記得那時候我已經自己開了一間形象顧問公司，叫「架勢堂」。突然收到嚴浩電話，他說：「你可不可以來幫忙？我有一部戲，其中有位演員是羅家英，家英哥要反串做女人，還要是漂亮的那種。」我說：「好呀，挺有趣的！」我就接了這個任務。

家英哥來了以後，大家就一起商量，當然要先看劇本，看看是怎樣的一個角色，要盡量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因為已經開始拍攝了，找我的時候已經挺晚。在過程當中，不論是服裝、髮型、化妝，（從各方面去）幫他樹立一個配合角色的中年女人形象。

我還記得當時為了儀態，導演又找了余安安來教他（羅家英）怎麼坐、怎麼站，在旁邊提點他。而家英哥人又很好，他真的學和做。後來我回看這部戲，他有很多朦朧的鏡頭，是真的很女人。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來自家英哥的建議。他們做粵劇是有「吊眉」⁹，他提出這個建議，但我們即時沒有那些工具，亦都在考慮怎樣做才可以不穿幫，能用假髮遮蓋。結果我們用平時買水果的那些桃紅色普通膠袋，剪成一條條，然後用膠水貼在他的頭髮裡面，像這樣把他的面部整個提起來，那樣看上去會比較年輕一點，肌肉也結實一點。其實荷里活有這種 Elastic Band（彈力橡膠帶）的，有兩塊貼和橡筋，藏在假髮裡不會被看到，而我們是用紅色膠袋造的（笑）。

張西美：我覺得找你幫忙的電影，第一可能因為你做過那麼多崗位，對這些你都應該很明白，只要找你來工作是能夠把事情處理好，是能很有「交帶」（責任心）的。然後可能是（你設計的）形象很完整，似乎是因為你對化妝很熟悉，也許會先從臉部開始構思，相對其他服裝（指導）是先找衣服，再看臉部怎麼配合，可能會帶來不同效果。

我看到有部戲是劉鎮偉的《東成西就（2011）》（2011），形象也很突出，可否說說和這個導演的合作呢？因為後面還合作了另一部戲（即《完美假妻 168》（2014））。

劉天蘭：我聽到你這麼說就想起，對呀，為甚麼那些導演會找我呢？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估計是我比較熟悉時裝。我沒有拍過古裝片，而我給人的信心，可能是源於本身做 Styling（造型）那麼多年，不論是雜誌、廣告、演唱會，可能而已。你有空去問問那些導演，找我是不是看中我的時裝觸覺，和他的電影可以產生化學作用？

⁹ 吊眉，亦稱威眉：粵劇演員在化妝時，先按自己的臉型和習慣塗抹油彩、撲粉定妝後，戴上網巾，用網巾帶勒頭，同時把眼角眉梢向斜上方拉起，使人看上去顯得精神煥發。亦有用透明膠紙黏貼在額角兩側的做法。

如果說《東成西就 2011》這部戲，的確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戲，放在造型方面的注意力也不輕。有九位主要演員，陳奕迅、莫文蔚、阿 B（鍾鎮濤）、蘇永康等等。他們九人在戲裡既是人、凡人，也是天神，所以造型的量比較大，而且變化很大。做人的時候，他們當然會在不同場景出現，有不同的裝扮；做天神時，每人又有一個或者兩個造型，所以是很豐富的。劉鎮偉導演的指示是，其實整部戲的調子都是喜劇，可以有很大的發揮空間，那我便逐個想，當然一定是根據劇本的角色。

這部戲是在內地拍攝的，我們在香港做造型。例如陳奕迅演一個青年才俊，很成功、很有錢、拿了很多獎的那種，但在很多世之前其實是一個惡魔。做青年才俊的時候，我給他穿西裝，是比較講究的西裝，並且著力在男士的 accessories（配件）那裡，例如袖口鈕、袋巾、領帶，衣領上還要有一個領針。他在戲裡是西裝筆挺，很「奄尖」（挑剔講究）的。

我記得他穿一套 Tuxedo（燕尾服）的時候，我很費勁也找不到一對適合的襪子。因為講究穿禮服的男士，晚裝會有晚裝鞋、晚裝襪，我以為香港那時候能買到，結果已經買不到了。我在網上找到一對薄的 Silk Socks（真絲襪子），是 Evening Socks for Gentlemen（男士晚裝襪），買了回來給他，他很開心，畢竟他在英國讀過書，他是知道的，他就「哎呀！哎呀！哎呀！」這樣，很高興的。那對襪子能不能出鏡，看不看得到呢？其實不一定，但是演員穿上後，轉身時腳趾在鞋子裡是滑的，會有些不一樣的感覺。

但很幸運，那部電影裡有一場戲，他在監房裡百無聊賴地坐下，是一個 wide shot（全景），一坐下褲腳拉高了，是看得到那對襪子的。哎呀，我好高興！（笑）這些是自己開心。像這些細節我是會留意的。

張西美：平時我們可能對其他的服裝指導比較少提及，不過這個是特別適合你的——其實多數的服裝指導都要面對演員，特別是一部戲裡如果有很多個演員都是比較有地位、有名聲的，服裝指導就要很有技巧地去處理很多事情。所以其中一個找你的原因，也是因為你能解決這些問題？

劉天蘭：我估計也是，因為有很多人和我說「靠你了！」，不知道為甚麼，服裝而已，為甚麼要靠我呢？我猜測是我明白演員的心理，而且我溝通也是很誠懇的，我不管你是多大的明星，我們想的造型不是胡亂來的，是互相尊重，是一個專業，一定考量過劇本、角色，以及我能解釋給他們聽，我為甚麼放這件東西在你身上，或者你的髮型為甚麼要這樣，眼睛為甚麼要這樣化，我是有點「長氣」（嘮叨）的。衣服對於演員其實是很重要的，他能不能入戲，或者他對那個裝扮能不能感覺舒服，以及他用起來舒服不舒服，physically（身體上）或 psychologically（心理上），不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心理上他都要舒服，我是靠說和解釋。

張西美：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技能，雖然我們常以為服裝指導只是要懂選擇衣服。

劉天蘭：不是的。

張西美：就是因為你有那麼特別的背景，做過很多崗位，從很多角度去看一件事，你把一件東西推薦給演員，他應該很明白的，因為你是信得過的。

劉天蘭：可能吧，希望是這樣。

張西美：我們再來說說另一部劉鎮偉的電影，也很有趣的，《完美假妻 168》。

劉天蘭：是的，又是劉導演，幫他的第二部。

張西美：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其中有一個角色——鄰居陳太，她是很鮮明的。不如你說說那個造型是怎樣來的？

劉天蘭：陳太是隔壁人家的「八婆」，很簡單，一句話就能形容她。導演找了香港的一位那時是舞台劇演員，現在當然大家可能是通過電視認識她，就是「蝦頭」（楊詩敏）。我們在深圳拍的，我之前本來不認識她。有個角色是很八卦的鄰居「八婆」，很八卦是怎樣的八卦法？那我就去想。她那時候是挺圓潤的，現在瘦了，體格不同了，（但在當時），圓就給了我一個靈感——珠圓玉潤，梳個很圓又特別大的髻，衣服的花布就很「娘」（老土），逐件去加。妝也是，她那對眼睛很有戲，眼睛一瞟就讓人知道在「相」別人，在打量人家，在電梯裡看別人的衣服是怎樣，看別人做過甚麼。（是這樣）一個很「娘」（老土）的肥師奶。

張西美：很特別的是，同樣如果劇本說一個肥師奶，她也可以是一個很「哩啡」（亂糟糟）的，可能例如……

劉天蘭：不是，不是，是很「奄尖」（挑剔）的。

張西美：像元秋那樣的也可以。

劉天蘭：是的。

張西美：但是這個是很鮮明的，亦都為這部戲添加了很多喜劇效果。

劉天蘭：你能看到，謝謝你。我們沒有想過她是邋邋或者「哩啡」的。

張西美：即使她只是對著門口，一打開門，你用幾秒就已經能認得她。

劉天蘭：已經「執到正晒」（打扮得很漂亮），唇膏在家裡已經塗好了，她是那種人。

張西美：所以是很特別的。

你和陳國新導演也有不同的合作。

劉天蘭：是的，有幾次了。

張西美：你想說哪一部戲呢？

劉天蘭：你說了算。

張西美：你想說《生死戀》（1998），還是近一點的那部《37》（2012）？

劉天蘭：《37》吧，《37》好玩一點。說甚麼好呢？你想問我甚麼？

張西美：也挺有趣的，突然間有部戲去了（內）蒙古。

劉天蘭：是的。

張西美：一個你那麼不熟悉，又沒有去過的地方。

劉天蘭：沒有去過。

張西美：那怎麼辦？

劉天蘭：陳國新導演是我認識了幾十年的老朋友，一起玩，一起唱歌，是好朋友。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要我幫忙，第一句就先說很缺預算的，我說知道了（笑）。

其實吸引我的地方，首先不是（內）蒙古。內蒙古當然很吸引，但第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是有一個三十七位小朋友組成的合唱團。他（導演）給我聽了一首歌，很好聽的，而且拍的是真的這三十七個小朋友，我們去的內蒙古海拉爾這個地方，當地真的有一個這樣的兒童合唱團。第二個吸引我的當然是內蒙古，平時我都沒有想過自己要去的地方。

這部戲是說一個在城市裡事業很成功的女強人，她和她的女兒被困在內蒙古，暫時未能離開，本來她辦完事就要走的。這個很smart（聰明俐落）的女人是楊采妮飾演的，飾演她女兒的是林妙可，林妙可當時只有九歲、十歲左右，2008年北京奧運唱歌「咪嘴」（對口型）的那位林妙可，她樣子是很可愛的。還有一位演員是劉曉慶，將會在內蒙古與我們會合一起拍戲。我只是聽到這個演員陣容就已經很高興，於是便答應了，答應後也沒有後悔。還有很開心的是，這部戲的美術指導是黃仁達阿鬼，也是一位我很尊重、很喜歡、很有才華的美術指導。這部戲拍得很開心。

去之前在香港幫楊采妮做造型，有個特別的地方是，她這麼久沒有試過剪短頭髮，但是她放心讓我剪短她的頭髮。因為那個角色定了一個很俐落的女強人，我想她身上的造型有一些比較銳利的線條，所以她的髮型，她衣服的剪裁，她用的飾物，用的所有東西都是很幾何形狀的，我「玩」的是這樣的概念。她說好的，第一，她說對我有信心；第二，她的頭髮真的長得很快，拍完很快就會長回來。

現在回想，去到內蒙古是很有趣的，除了我們帶去的東西，我們後來還在那個城市買布料，再造衣服給當地的演員，大人小孩都要造。劉曉慶的服裝全部都是在那邊造的，我們有車衣工和裁縫。所有小孩不是穿蒙古服的時候，我和美術指導黃仁達會先商量好怎麼配合，包括色調和服裝的類型。（譬如）小朋友的衣服上一定不要有英文字，「戒掉！不要！」那我去找、去配搭的時候，整個造型是比較乾淨的。

（和）劉曉慶（合作）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她很專業，她演一個有特別功能、特別氣質的老人家，是一個特別的婆婆，頭套當然是很早就要訂造，很長的一條辮子，她自己特地做了資料搜集。有時碰到這樣的演員是很開心的，她已經做好功課，又自備一個髮型師和化妝師。她的功課是甚麼呢？她自己設計了一個妝容，因為在內蒙古生活的人，受天氣影響，他們的臉會「爆拆」（皮膚乾裂），妝容要考慮哪邊紅一點、哪邊粗糙一點。她還要扮老，弄了副假牙。其實對於她，我沒有事要做的，她真的是一個專業到「自攜海鮮」、甚麼都做好了的人。另外，那個假牙令她說話時的腮是不同的，她的目的就是要沒有人認得她是劉曉慶。

張西美：成功嗎？

劉天蘭：成功呀，她那麼專業，那我就很努力去配合，就弄她的服裝，以及她在戲裡的其他所有東西，整體造型上也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張西美：所以去一些很遠的地方，和新的、不同的人合作，也都能夠處理得到？

劉天蘭：是開心的，但也有突發的狀況。

那場戲是拍一個節日，很歡樂，所有人要穿上蒙古衫，但是導演向我提出了要求……（因為）楊采妮（的角色在戲中）是不會有蒙古衫的，她本來是很高傲的，即是那種「哎呀，這裡連電都沒有，我的手機要怎麼充電呢？」她（的心態）是不喜歡卻沒有辦法離開，但是一留下來，她就被當地的人、小朋友、民風感化了，她整個人軟化下來，很喜歡，性情亦都改變了，她（變得）很投入。但是她沒有那些蒙古衫，要造也趕不及，於是我就要用她原本的衣服扮得像一套蒙古衫，讓她很高興地和他們一起跳舞。

叫我買布造衣服還更容易些，但是扮要怎麼扮呢？最後還是讓我想到了，有一件 linen（亞麻布）長袍，袍是一個特色，蒙古袍，用得上，然後我就在她腰上綁一個腰帶，再用兩塊當地買的披肩，掛在前面和後面。

由於你（的造型）是需要合理的，那個人物她不夠時間造一套蒙古衫，但是又要穿得像，鞋是她可以（在現場）買到的，即是靴子，蒙古靴。當然我們其實是訂造的。

於是就給了那個角色一對蒙古靴，其他還有些「叮叮噹噹」的（小飾品），就（當成）是她自己的首飾，加上她在當地小市場買的首飾。最重要是那兩塊披肩，披肩披掛到腰帶位置時，前幅後幅，跳起舞來的確很像那些（真的蒙古）袍，那就可以了。

張西美：說起在別的地方拍戲，其中 2019 年的《在乎你》，合作機會也很特別。

劉天蘭：《在乎你》我主要是負責女主角俞飛鴻的造型，我沒有去日本。她這個角色挺有趣的，她是演一個內地去日本讀書的人，（在日本）發生了一段戀情，但是又基於某些原因，為了事業要回內地，然後自己做了一個很成功的時裝品牌。故事發生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中年、成功的時裝品牌的主腦，已經很有地位，我就要做她這個（階段的）造型，是畢國智導演找我來做的。

之後這個角色因為心裡有一個傷痛而回到日本，重新面對她的過往。去日本那部分的服裝，當然就不會像在北京或在城市裡那樣，跟她在公司運籌帷幄，或是做時裝秀時是很不同的，但又是同一個女士。

我主要做她在城市那部分的造型，但同時亦都先和這部戲的美術兼服裝指導、總監 Silver 張世宏商量配合好，女主角去到日本後的那些服裝、手袋等等大家其實已經都定好造型了，一下飛機就變成了一個日本的環境。

我還想提的一點就是，在設計俞飛鴻的造型時，正好我又大剪了她的頭髮。

張西美：對呀！

劉天蘭：她也願意。

張西美：對呀！

劉天蘭：我花了很多時間。

張西美：很有味道。

劉天蘭：另外，這位演員（俞飛鴻），她之前不太知道我是誰，我大概知道她是誰，但是也不相熟。如果說是香港的朋友，一些演員，我認識他，他又認識我，可能會容易溝通一點，那這位內地朋友……另外一個內地演員姚晨

我也合作過，之前也不認識，溝通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始終覺得（只要）你給的東西是演員覺得合理、能幫助他，也是導演贊成的，（大家在溝通上）就不會太難。

我們設計俞飛鴻的造型時，她（的設定）是一個很大器、很成功、有品位的時裝品牌女主人。有一天導演和我說：「Tina（劉天蘭），像你就可以了。」我說：「吓？」即是要像我平時算是裝扮了一下去見人的那些造型。那我立刻明白了，因為一個成熟的女人，她有事業要打理，不是一個不用做事的「闊太」（貴婦）那種，那麼她選擇衣服的顏色、線條或者用甚麼 accessories（配飾）、化甚麼妝容……其實是有一個型格的，這樣就更加容易把握了。結果我用了很多我自己的首飾放到她身上。

張西美：你剛才說的很有趣，原來就是要做一個「你」！

劉天蘭：是的，他（導演）真的這麼說。

張西美：你自己的形象很鮮明，原來很多項目找你也是……

劉天蘭：那也沒理由每個都像我，只有這個是很特別，說白了要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

張西美：因為（戲中設定的）那個行業……

劉天蘭：是的，行業的性質，年紀那些。

張西美：我覺得這的確是很成功的，後來我去看那位演員平時的造型，是真的完全不一樣。

劉天蘭：很不一樣。

張西美：那她又願意剪頭髮。

劉天蘭：她願意，我當然要有參考資料給她看，而且聊了很多，只是試造型就已經見過她很多次了，（合作是）舒服的。

張西美：我另外一個問題是，Tina 給我的感覺是她很有條理，左右腦輪流用，兩邊也平衡得很好，資料搜集又很多，所以每次做項目可能都能拿出很多東西給人看，去解釋你的想法。

劉天蘭：我是很「長氣」（嘮叨）的，哈哈。

張西美：你是不是平常都會搜集很多資料？

劉天蘭：如果說搜集資料，我也很順其自然的。我很喜歡看東西，服裝的東西我當然喜歡看，還有 Graphic Design（平面設計）、Interior（室內設計）、建築等各種。我是視覺系的人，我是喜歡看東西的，有時喜歡到會想擁有；有時就只是看過了就可以，不需要擁有；有時會買張機票去看，例如展覽或者有些甚麼特別的演出，因為看舞台演出也是一個很好的養份。我被人形容為是「帶著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東西去上班」的人。

張西美：對的。

劉天蘭：你認識我這麼久，你也知道。這個是我的……我是這樣的，我很自然的，所以我經常有一袋很重的東西。現在好些了，有電腦。

張西美：現在你會不會覺得你和其他服裝指導的態度是不一樣的，還是僅僅個人的工作手法不一樣？

劉天蘭：其他的服裝指導是甚麼態度的？我不是太明白那個分別。

張西美：即是你看到的事情和他們看到的事情（不同），因為你的經驗，也就是剛才說的，你做過演員，又做過製片，你一來可能就在腦裡面已經自動弄好了所有東西。

劉天蘭：（笑）自動弄好所有東西。

張西美：一邊很高興地想一些創意的東西，想一些影像，但是另外一邊又有很多數目要計算……

劉天蘭：時間要捉得緊，你說得真的很對，我是很後期才知道我左右腦都那麼發達。我有我理智的那一部分，亦有創意的那部分，但是我覺得創意之餘也要能及時做到才行，不要忘記實際的事情。我發覺我很多時候像做了阿媽，我會提醒別人，是不是，是不是，大家也是知道的吧？我會提醒別人，也會催促別人，我也會自己寫好所有不知甚麼的東西來開會，還會打印出來。總之這個就是我了，我習慣這樣子。

如果這是因為我曾在不同的崗位……我是想玉成好事，而且我挺習慣這樣，可能因為做過製片就是會這樣。「Think Ahead」，「Plan Ahead」，「Do Ahead」（提前考慮，提前計劃，提前行動），這三個「ahead」讓我這樣運作、這樣做人。有時也蠻討人厭的，因為經常聽到「你很煩呀，已經在做了！」，「總是又讓你先說了，你又來提我了，我是懂得做的！」你明白嗎？那對不起了！（笑）

張西美：很難得的，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畫面，就會覺得安樂一點。

劉天蘭：因為我覺得工作那麼多年，每天起床開始就是去解決很多問題，而且沒有事情是會自動發生的。當然有些事情會，像太陽從東方升起是每天自然出現，但是我覺得做事不可以奢望那些事情會憑空出現，是要付出努力，要有推動、鼓勵或者計劃來令它發生。

有一件事，我覺得我的小聰明在做服裝指導時是有用的，這是甚麼樣的小聰明呢？

當製片說整部戲你的預算有 X（某個數目）這麼多……因為大家一定是做了分場表，跟著分場表我們做服裝表，然後要估價——原來整部戲放多少預算在主角身上，群眾又有多少，甚麼甚麼也有多少等等，自己是有一個預算的。之後就去和製片談，大家會談到你能給到多少。到最後無論能給到多少都好，很老實說我這個小聰明就是，我不會全花掉，我先當只有八折而已。即是你給我二十萬，我當只有十六萬，打了個八折，我就拿著這十六萬去工作。其實那個預算是我交上去的，我已經預留了這個空間，因為有太多突發事情，可能會有意外事故，也可能創意上要加些甚麼等等。有了這個概念，我就有了一個 buffer（緩衝）位，通常能保障我不會有甚麼超支。先自己告訴自己只有很少家用，吃得節省一點（笑）。

製作組：因為你做很多時裝戲，但是有很多明星是很看品牌的……可以問嗎？

劉天蘭：可以，可以。

製作組：那你其實又可以節省那麼多預算，你是怎樣協調這個問題的呢？

劉天蘭：我做的戲面對的演員都有很多大明星，沒有人跟我說過不穿我給的衣服，原因是甚麼呢？

張西美：原因是你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名牌，有你在就不一定需要那些了。

劉天蘭：你的意思是信心問題嗎？

張西美：是，是信心問題。

劉天蘭：我覺得演員是一個心思很纖細、很敏感的物體，Artist（藝人）嘛，如果能給他們信心讓他們覺得可以，就甚麼都行了。我應該這麼說，選得合適，要比品牌夠大來得重要，我覺得我挑選和配搭出來的東西有足夠說服力。我選的衣服當然有便宜也有昂貴，在網上買的，可能有一個單品很貴，其他配搭的不用這麼貴，但是整個造型是合適，或者整體出來的效果是正確的。角色正確、人物正確，演員穿上後亦都正確，你管它是甚麼牌子，是不是？

張西美：是的，可能先給他一隻很漂亮的戒指，是一些有品牌的，雖然不是很貴，但是也都開心，然後其他就不用了。

劉天蘭：老實說，其實我都試過用一些沒有人認識但是漂亮到不得了的品牌，是貴的，但有沒有人特別感謝？也沒有的，那些人只是認識那幾種大品牌而已。

製作組：因為你是 Fashion（時裝）元老，如果你做時裝片，你會不會考慮現在流行的東西？還有你怎樣在時裝片的造型裡平衡當前的時尚元素？

劉天蘭：時裝一年裡有很多季，是不停轉換的，和我拍的那個故事未必有關。街上或者市場裡頭的時裝，對拍戲來說是我的用具 tools，是我的道具，幫我說我想說的話，所以怎樣也是以劇本及角色是誰、他在做甚麼為首要，然後我用服裝去說話而已。那邊天橋上走上走下、轉到頭暈的，你便由得他轉吧，適合我用的我才用，不適合的我不會說：「哎呀，這件東西是最新、最流行、最 hot（熱門）的，我一定要他穿！」那這樣不是在做電影服裝指導，是在做新的某個產品的 promotion（推廣），這樣是不對的。所以我沒有一個平衡的問題出現，我是站在（電影）這邊做出發點的。

製作組：所以我覺得你轉換得很順滑，你做《號外》雜誌那時一定是比較注重時尚，即是前衛，到了電影這邊就要適合劇本。

劉天蘭：是兩件事。「Fashion」這個詞，即是時裝，時代的「時」，「裝」是服裝，fashion 或者 fashionable，有個流行性。但在電影來說，是「Costume」，是戲服，「戲」字為先。戲是甚麼？是 drama（戲劇）。我是不是應該先跟著 drama 走，先放一件甚麼樣的衣服上去說這個故事？所以我沒有這個……

製作組：困擾。

劉天蘭：沒有，沒有這個困擾，真的沒有，我覺得是兩回事。

張西美：也可以說，真是要選 fashion 之中所謂流行的東西，也有很多種（不同的）fashion，（要看）究竟哪種才能進入角色。

劉天蘭：是的，因為 fashion 也有很多層次，如果是《天水圍的日與夜》，需不需要說 fashion 呢？不用嗎？真的不用，那便不用了，這是對的。但是有些戲，那個風格化是想通過服裝去說故事的，或者那個角色說故事，例如《東城西就 2011》，導演說其中有個角色叫嘉嘉，每次出場都任由你（決定）不同的造型。其實是不合理的，不用看場地，不用看時間，不用看她做甚麼，這個女人每次出場就給她一個強烈的 Fashion Look（時尚造型）。（我）給她設定了十八個造型，假髮、粉紅色、橙色……不知道是甚麼，瘋了，總之當她是 Barbie Doll（芭比娃娃）那般「玩」，那就是「玩」fashion 了，這是名正言順「玩」fashion。

張西美：那做這些就是要找你了。

劉天蘭：是的。

張西美：（就像）有十八個封面要拍，只有一個演員。

劉天蘭：好玩，很好笑，她在電影裡還有場戲是要走天橋，只有她一個人，導演叫我好像 MTV 那樣去想，她一個人換多少個造型都可以，總之在預算內。那我就想，沒有 Collection（系列），只有一個人，要怎樣走呢？我就想到我可以玩一個 story（題材）叫制服。結果我設計了囚犯制服、警察制服、消防員制服等等，六、七種，就在台上變，由長變短，由短變長……拍足兩日，結果剪掉了那場戲，甚麼也沒能讓人看到，只有相片。那些就是真的要用 fashion 了。

製作組：那麼接下來你想有機會參與一部怎麼樣的電影呢？

劉天蘭：看緣分吧，我不知道。

製作組：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個問題，就是因為你不是連續（接戲）做服裝指導，當有一部戲找你時，你找助手會很困難嗎？因為很多服裝指導會有一些……

劉天蘭：班底。

製作組：對，自己的班底。如果是斷斷續續地（接戲），可能就沒有一些長時間用慣的人，你要怎樣找人呢？

劉天蘭：我怎樣處理嗎？

製作組：是的。

劉天蘭：我確實沒有一個長駐的班底，「埋班」（組成團隊）吧。當然，我也會知道行內哪些人工作能力好，又或者不那麼好；或是有些不同的項目我會找年輕一點的美指或助服那些，其他小的項目，例如拍照的項目，那我會知道的。也要看看人家有沒有檔期，如果有檔期就可以配合。

製作組：所以你會一直關注行業裡那些年輕的服裝（助理）？

劉天蘭：有機會見到的，因為我是電影美術學會副會長來，我也知道我們有一百多位成員，如果我要找，會有多難呢？（笑）

張西美：據我所知，我也認識好幾位跟過天蘭工作的，應該能學到很多東西，因為她真的很有工作的方法，她又不會說「我不睡，你也別睡」……

劉天蘭：不要啦，我會叫他們去睡。

張西美：是的，她（劉天蘭）會替你著想，像媽媽一樣，叫你去睡覺。所以我聽過的也是他們說很感恩有機會能跟天蘭工作。

劉天蘭：真的嗎？多謝。

張西美：是的，「原來是這樣工作的，這樣才是工作」。

劉天蘭：是的，是這樣工作的。

製作組：所以你不是一個很嚴厲的上司來，你是一個……

張西美：她不是不嚴厲，所謂嚴厲是（她的要求）令到你覺得你要做，而不是要她罵你（你才做）。

劉天蘭：我不是很兇的那種，但我要求是高的。這個是天生的，譬如看到一篇文章有一個逗點錯了，我就會不舒服。

製作組：你平時喜歡收集東西嗎？有沒有些甚麼是戲裡面留下來的？

劉天蘭：有的，我是我家庭裡的……那些叫甚麼呢，Librarian（圖書管理員）？

張西美：倉庫……

劉天蘭：對，倉庫管理員！照片那些都是靠我（保存）的。如果是電影的話，大家也知道，我們香港人拍戲，完成後，那些服裝、道具諸如此類，要不毀滅，要不交還製作公司，沒有甚麼剩下的。但是我也有保留一些東西，我有很古老的那種連戲相簿，即是服裝部同事拍下的連戲相，還要是沖曬的那種，曬出來後還要用很大本的那種畫簿，貼貼貼，然後在現場隨身帶著。我在《東成西就 2011》那部戲有保存這一本東西，用來留念。

還有《重慶森林》（1994）林青霞那個造型，大家記得吧，是張叔平給她設計的——一件金色的 Trench Coat（風衣）、金色的假髮、紅色的太陽眼鏡，其中那件 Trench Coat（風衣）是我的。因為王家衛來我的「架勢堂」裡拍戲，那場戲被剪走了，本來我也有粉墨登場，這個沒有人知道的，現在來說說。

（那場戲是）這個神秘女人（林青霞）來我這兒裝扮，穿晚裝，我自己也要出鏡，替青霞化妝，金城武就在外面樓下走來走去，那條街有一個很古老的街燈，記不記得？在我那裡拍戲弄了幾個晚上，結果只剩下一個街外街燈的鏡頭，屋裡的全都剪掉了。

那時叔平（張叔平）在我那兒發現了那件金色的 Trench Dress（即風衣），就拿去用了，整部戲走來走去就是那件。那麼現在那條裙（即風衣）去了哪？我多年來印象中叔平是有還給我的，但是我不知道放在哪裡。到底那條裙（即風衣）在哪裡呢？是不是真的有還給我？又好像是。有一年我忍不住問他：「叔平 William，我那條裙你有沒有還我？」他說：「有呀！我記得有！因為你追得我很緊。」那他這麼說，我當然相信了，但是我找不到。

直到兩年多前我搬家，是二十六年以來第一次搬家，也就是說，我那間舊房子儲存了二十六年的東西。收拾東西的時候真的讓我看到這件衣服，所以現在這件衣服安好地放在我的新家，我知道放在哪兒。

另外還有一部戲對我很重要，叫《撞到正》（1980）。為甚麼我回來香港進 TVB（無綫電視）做藝員，後來合約還未滿期我就提前結束，又再回去（加拿大）大學繼續讀電影¹⁰呢？就是因為這部戲（令我對電影更著迷），它叫《撞到正》，是蕭芳芳主演，許鞍華做導演。我除了做助理製片外，在裡面也有一個角色，飾演一個女鬼。那個女鬼的頭上有個髮簪，是有那種翠羽的，（即是）有藍色羽毛的一個銀簪，戲裡是拿來「殺人」的。我有那個簪，但是我又真的不知道放在哪一個盒子裡，我又要去找這個，我知道我有。

訪問日期：2021.09.28

¹⁰ 劉天蘭曾於加拿大溫哥華西門菲沙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攻讀大眾傳播及電影課程。